



列傳第二十五

金史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部總裁官 脫脫奉

勅修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  
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為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為  
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為東平尹開遠軍節度  
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  
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以為右宣徽使出為汾



陽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蹟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為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彥敬志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為正隆死節恐為人所圖然

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八招窩斡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灤西走志寧追及于霧密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涉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士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



勢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煙突人不  
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  
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  
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  
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  
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三韓縣志  
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  
寧踵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  
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選精銳與老小  
輜重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為然遂過移

馬嶺進及曩嶺西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為陣不敢犯志  
翼萬戶烏延查刺擊賊少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  
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毋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  
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  
過渾嶺入平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  
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効稍合住既去見窩斡祕不言見  
獲事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  
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  
裨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



宗寧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  
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爲左副元帥賜以玉  
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  
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  
州黃觀察遜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  
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摩  
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攻靈壁虹  
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  
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  
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木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刺

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  
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  
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  
舉除名撻不也母幹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  
母殺之何益朕聞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刺撒速可婁室  
各杖有差撒速刺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  
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  
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遜去耳  
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  
里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



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  
州乃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  
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  
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  
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  
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  
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  
亂諸將棄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  
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  
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十騎

為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  
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  
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  
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  
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  
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  
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  
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  
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  
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



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  
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  
及議遂定宋世為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  
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  
賜之詔曰靈壁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寔聞焉宜歸葬鄉  
里官為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字木魯定方以下猛  
安謀克官為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  
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  
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五年三月忠義朝京師志  
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

如故志寧復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  
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  
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  
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  
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  
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  
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  
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父乃罷  
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叙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  
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以玉帶賜志  
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護  
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  
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  
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  
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  
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  
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  
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  
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秦宋二王

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  
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  
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  
世宗廟廷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廬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  
之兄也高祖斡魯補魯祖班觀祖胡闡父背魯國初世襲  
謀克婆速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  
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  
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謀克宗弼再取



河南表薦忠義為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賞馬五匹牛一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關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

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為兵部尚書僕散忽土嘗與海陵宴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為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戶下川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閱再考徙平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為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宋克通化軍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移刺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顏謀衍既敗之于霧霖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



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踵其遺餘水草乏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即召還謀衍勒歸斜哥本貫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寶鐵吐鶻已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諸將士曰兵久駐邊陲蠹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為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勦力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為左翼宗

叙為右翼與賊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救之賊引去窩斡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梟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為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為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裒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悉分諸軍賊走趨奚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踰渾嶺復進軍襲之望風奔潰遁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果能大破賊衆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



及骨睹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俘獲均散軍士窩幹既  
敗遂入于奚中高忠建敗奚于栲栳山移刺道取抹白諸  
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幹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  
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捕窩幹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  
其黨執窩幹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  
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  
而窩幹鴟張命將徂征及窩幹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  
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  
位于宗室子昉是為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  
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摠戎事

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  
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  
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  
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  
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寮敬造塵  
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聽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蔡  
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  
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



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關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璧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

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為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



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  
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  
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  
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  
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  
負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謀人符忠忠前嘗至中  
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  
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  
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  
中更洪邁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

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  
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  
崇信軍承宣使康濟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  
國書副本宋世為姪國約歲幣為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  
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濟入見其書曰  
姪宋皇帝睿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  
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  
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  
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  
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



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  
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  
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  
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  
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  
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  
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  
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駝滿田海佩銀牌  
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  
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

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  
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  
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王束帶三月詔  
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  
軍宗叙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忠義朝京師  
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  
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  
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  
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



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卒西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大宗正丞竟充勅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勅葬使百官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昭德皇

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體察以開二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偉膂力過人一經聞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王婁室及札也其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謀克尋領婁室親軍猛安元帥府開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爲隴州防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奮擊敗之諸軍



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  
 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  
 年為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  
 尹正隆六年為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  
 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  
 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  
 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  
 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  
 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為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  
 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

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王女  
 潭大蟲嶺石壁寨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合喜  
 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今喜遣丹州刺史赤蓋胡  
 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  
 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  
 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  
 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顏蓋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  
 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與迭勒會吳璘聞之  
 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  
 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



也等馳擊之迭勒蒲离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  
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  
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  
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温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  
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為多頃之吳璘  
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蓋合喜兵號二  
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  
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刺高  
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  
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號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

州押軍萬戶裴蒲接刺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刺沙里刺曰  
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接刺以騎兵  
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千餘級已而璋  
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寶雞以西至于大蟲嶺  
皆自散關遯去頃之吳璘聞亦盡速魯改烏延蒲里黑軍  
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昭鞏州臨洮府臨洮  
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喜以  
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  
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  
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



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略使荆阜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遁遂會改邀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府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號宗室泥河取環州於是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號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復之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

宣武餘人遷奉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戰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年入為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為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



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  
擊毬聞計遂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  
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  
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  
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術挾功窩幹  
橫噬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術僕散忠義受任  
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  
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  
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  
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列傳第二十六

金史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彤脫奉

勅修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

一名習宜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刺道

本名趙三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

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

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丕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

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



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  
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  
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聲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  
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  
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  
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夫  
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除  
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  
監爲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  
出已右用是爲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

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避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  
言行端正其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  
嫉勝已者弼舉勝於已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  
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  
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  
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  
定上京遼右旣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  
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兼  
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



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  
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  
也良弼頓首謝富幹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  
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  
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  
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  
量遷除自是功勞異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  
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  
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  
爭訴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志寧

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  
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  
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  
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  
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祇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  
冗不足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  
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之上  
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  
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  
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



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  
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  
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  
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  
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謏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  
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樞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  
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  
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間良弼及平  
章政事思敬曰女真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  
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

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如訪察然  
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  
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患庶  
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  
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  
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  
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  
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之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  
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  
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



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  
得敬上以問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  
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  
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  
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暉  
表讓國於其弟皓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為讓  
國非王暉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  
王皓弑其兄暉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寵採訪官  
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為陛  
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

事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  
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  
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  
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  
謂事不在已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  
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  
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  
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  
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  
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



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閣門事劉宓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刺道與良弼議會及丞相瑊右丞唐括安禮以為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瑊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荅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内外官舉賢能未聞有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為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為升黜邪良弼曰



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蓋申明前  
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採訪恐用  
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為陛下  
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  
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  
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  
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相曰堯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  
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溥崇尚節儉而又惟農  
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

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  
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  
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  
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  
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  
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  
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  
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  
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  
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



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  
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  
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  
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  
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曷荅俾之侍行  
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攝  
事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廉良弼乃致  
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  
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  
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而薦舉往往得人粘割幹特刺移刺  
慥裴滿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問良  
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西高懸  
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  
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懸有趙位寵之  
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刺  
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  
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刺履勒銘  
墓碑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  
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  
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



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刺元軍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

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羣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官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勲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



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迭聶合等內附民以寧息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爲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旣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

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祗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



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  
端綃五百疋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  
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皐補郡吏廉潔自將稱  
爲長者從魯王闞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闞母怒之及  
城破命皐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闞  
母讓之皐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  
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  
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闞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  
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

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  
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  
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  
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旣  
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  
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掎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  
所與旣而守以賊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  
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  
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  
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虔琚上疏



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  
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貲外郎至尚書  
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  
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為右丞蘇  
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  
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貧  
吏夤緣為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徒單合喜  
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  
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闢民居以廣

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單校數百千人琚奏之上  
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  
文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  
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  
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  
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  
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  
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  
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  
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配垂拱初以高祖



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  
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  
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  
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  
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  
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  
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  
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  
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  
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

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慎之無  
後世譏謂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  
事當時朕雖童稚猶覺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  
敢行上謂琚曰女真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  
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  
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  
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  
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  
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  
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



相為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為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

智愛等劫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傳戰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許叅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為尚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為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



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  
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  
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  
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  
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  
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  
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  
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為朕留俟  
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為天子未嘗敢專行獨

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  
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  
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為閣門祗候即命駕  
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  
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刺道參政粘  
割幹特刺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  
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  
刺史縣令多闕貪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  
曰惟石琚最為知人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  
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



因珺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  
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為  
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為翰林侍讀學士  
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為大  
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數吏為民患卿雖年少有治  
才去其宿敝母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  
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  
知政事罷為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

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  
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  
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浹旬上  
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  
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  
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  
識每事專仿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  
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矣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  
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  
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



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借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因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幹特刺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契丹押刺四人授刺招得雅魯幹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幹為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真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

翰林修撰移刺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幹亂者上亦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真人相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奧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奧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木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



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  
但善善惡惡所以爲治異時或有邊蠻契丹豈肯與我一  
心也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  
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  
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  
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闕闕子孫朕所知識有資  
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廢者不至武義不得  
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  
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  
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

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彊凡女  
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  
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  
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  
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  
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  
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爲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  
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  
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  
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



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

擢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母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刺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薦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猛安屯戍幹盧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



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  
爲戶部郎中與梁錫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  
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  
僕散忠義討窩斡道參謀幕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  
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  
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  
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  
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  
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  
貪得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爲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

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爲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蒲速列  
查爲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元荅補爲磁州刺史治  
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爲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  
守高德基爲同知北京轉運事衛州防禦使完顏阿鄰爲  
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爲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  
節度使唐括重國爲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  
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  
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  
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鄭良  
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筭三人死五人



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  
阿思鉢鬻金車覺伏誅二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  
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  
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  
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爲戶部員  
外郎聞卿孳孳爲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  
善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  
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  
皆却之數月皆復舊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  
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爲姦利道請專設一

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勸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  
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  
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  
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  
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  
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  
爲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  
平章政事道第臨潼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  
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  
斡特刺奏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



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  
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  
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  
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  
制二十三年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  
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  
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幹亂  
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  
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辛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  
祭賜贈有加詔圖象藏祕府擢其子八狗為閣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蔭補閣門祗候調平晉令衛州  
都巡河內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閣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  
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  
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為  
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  
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  
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珞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造治朝佐  
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闕上  
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



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  
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  
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  
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  
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  
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  
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官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  
自有子元妃立東官拙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  
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  
者至矣

列傳第二十六



田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2